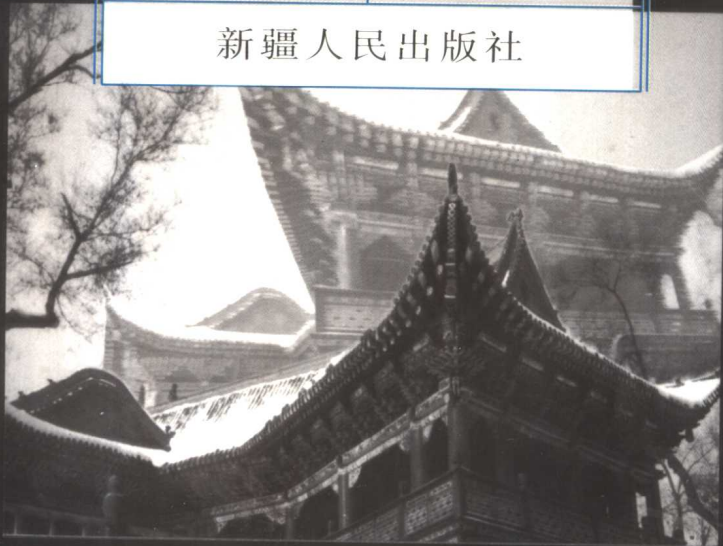


书话与闲话丛书

紫禁 来 归

徐城北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书话

徐城北 著

紫禁归来

新疆人民出版社

紫禁来归

徐城北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人民出版社汉编部微机室排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7226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4插页 195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7-228-04310-3/I·1573 定价:13.00元



这是徐城北

丁聪

紫禁来归（自序）

30多年前，北京故宫太和殿的汉白玉栏杆下，坐着一个青年。他刚刚摘下红领巾不久，也刚刚离开乒乓球桌不久，他沸腾的心一霎静谧下来，望着这里的红色宫墙和黄琉璃瓦，望着那碧树、蓝天、白云不断出神。他想到自己的前途，自己不能继承父母的新闻记者的职业了，原因是父母被打成“右派”，自己没有投身和报道火热生活第一线的资格了。

惟有这里，民国之前曾是中华古国的权力中心，但很快被革命战车摧毁，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里也有人来，是不多的游人，是中老年人，是国际友人，是崇仰中国古典文化的人。但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于是这里也就越来越不重要了。由于不重要，在这里工作并自认为这份儿工作还有意义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这个青年就是当年的我。当时我坐在这儿，但并不打算在这儿工作。我只是想到类似故宫的一些东西——京剧、国画、考古、诗词，父母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学有专长的朋友，我从高中时代就已倾倒在他们门下，潜心向他们学习，并最后把精力集中在京剧之上。甚至准备毕业之后到京剧团去当一名编剧，

我想，编剧不需要人人是党员吧？

故宫中的音乐奏起，是古筝，一声声回荡在红墙黄瓦之间，我很惬意。但惬意的背后是委屈。我从心底羡慕那些在生活第一线中驰骋的同学，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骄子。

古筝声断，我心中那一道理想生活之路也断。我没能直接进入京剧院团，而是独个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我去了新疆，在塔里木河流域闯荡起来……

我离开了紫禁，去到一个和紫禁有着巨大反差的地方。

15年后，我带着一肩疲惫和风尘走进北京，一直走进中国京剧院的大门。原因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文革”中的京剧剧本《骆驼岭》，寄到陌生的中国京剧院。那里的老编剧、老导演一看，觉得不错，又呈报给剧院领导。于是，便经由文化部和民政部的批准，把我调了回来。

我归队了，回到京剧当中，回到“紫禁”当中，我心怀感激。

又是15年过去，我调离了中国京剧院。因为剧院已成为一个纯演出单位，我作为一名专职的研究人员硬赖在那儿也没意思。再说，通过15年和演员们一块摸爬滚打，我能够得到的，似乎也基本得到了。于是，我进了一个冷清的研究部门。调动工作时，研究部门有不少人问我：“调这儿干什么？这儿可穷得要死！……”

我笑笑，没说什么，把调动办了。我打算利用生命最后一段可工作的时光，去逼近那个心中的“紫禁”。现在不时兴讲“自觉”这个词儿，但我心中却是十分坚定。

离开了中国京剧院，我时常想起刚刚流逝的15年——从37岁一直到52岁。这是我生命的壮年，是我最宝贵的一段光阴。我究竟“过”得怎么样？我究竟“做”得怎么样？在最后的几年间，我陆续出版了10本书，但是老实讲，15年间自己却没什么读书。没读书却敢于写书，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我问自己，“你在梨园的摸爬滚打，算不算也是一种读书？”看来也算，只是很特殊而已。目前社会上这样的读书人不多。

我更回忆起回归北京之前的那15年，我在边疆，我在基层，接触了火热的生活，也接触了许多根本不读书的基本群众。那时候，除了《毛泽东选集》就没有别的书可读。我除了给文工团、演出队写节目，从来就不写其他东西。我如今问自己，“你在边疆基层的生活，算不算也是一种读书？”看来也算，只是更特殊而已。目前社会上通过这种途径走向读书的人，就更稀少了。

我重新掂量起自己这两个15年——在边疆的15年，为后一个15年做了铺垫。如果没有前边的摸爬滚打，国家未必会召唤我：“紫禁来归！”

我体会，国家之所以发出这一声召唤，是在经历了“文革”的巨大创伤后，是在决心开创现代化的前程时，我应召回了队。紫禁来归，并不是要缩进那个狭隘封闭的小城圈儿去搞象牙之塔，而应该站在中华古文明的基座上，通过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碰撞，去“一统”和“阐释”天下！

人类文明是从没有文字时就开始的，京剧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遗存。要好好珍惜它和整理它，要把它真正的内涵化为文字，化为旋律，化为音像，化为一切可能传播给后世的“书”。从这个意义讲，我得到“紫禁来归”的召唤可谓恰如其时，在

中年里进入，又在接近老年时撤离。一进一出，全都有它的内在道理。

人类文明正在迅猛发展，电视文化也已横空出世。用纸张印刷成的书固然重要，但文明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要适应这个大形势，要学习运用新手段去完成新成果。就这一点来说，我又显得年纪偏大。年纪偏大是客观存在，心态却不能因之变老，我力求在新的年月和新的工作中实现“天人合一”，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有 15 年的工作光阴？

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就是最大的书话。有关它的种种议论，也才是最有分量、最值得玩味的闲话。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目 录

紫禁来归（自序）	1
----------	---

梨园信步

进入一个不看书的世界	3
荒草森森	8
肥肉与瘦肉	12
小试《碧玉簪》	15
初闯津门	17
荀宅花树	20
告别文学	23
梅宅长镜头	28
初访马斯南路梅宅	33
本是同根生	39
沉甸甸的“一字评” ——说王瑶卿	43
通气儿的前后台 ——说梅兰芳	46
俞振飞谈“同场曲子”	49

2 目录

不派之派高	
——说李少春	52
袁世海的“海”	55
张君秋的“秋”	62
新版的《贵妃醉酒》	
——说梅葆玖	65
久病成良医	
——说杜近芳	69
龙井茶及虎跑水	
——说李世济	73
摇篮	
——兼忆尚长荣	76
非麒之麒好	
——说孙毓敏	79
潇洒《神算记》	
——兼寄计镇华	82
哪儿来的红坎肩？	
——说梁谷音	85
孤独的女小生	
——说岳美缇	88
又一番酸楚	
——说朱福侠	91
京剧的梁祝交响诗	
——说迟小秋	94
余叔岩百年祭	96
天下真小	
——怀许姬传	99

“我真想哭”	
——怀范钧宏	110
“我是活宝!”	
——怀翁偶虹	115

文坛掠影

艾青·鱼化石	123
沈从文组曲	130
三个手抄本	
——怀聂绀弩	140
破译萧乾	144
射电望远镜	
——记金克木	154
串门偶得	
——记黄宗江	160
启功的“内功”	166
悠悠天地两书人	
——记黄裳、姜德明	169
最动人处是朴素	
——记袁鹰	175
太老师	
——怀冯友兰	179
玉玲珑·陈从周	183

闲话无心

陶庵梦寻	193
笠翁情深	200
板桥墨品	207
秋灯笔记	214
尾随书人	219
加价	222
背诵和挨板子	224
“有伴儿”才好	226
美丽的人文景观	229
“烤肉宛”情思	233
“不用三爷”	236
北京的水网	238
古戏楼与戏园子	240

轶事有情

杨小楼掐手指头	245
马连良“泡澡”	248
郝寿臣发明“卫生麻将”	251
盖叫天的“乱劈柴”	254
萧长华用筷子说戏	257
金少山“误场”	260

梨园信步

进入一个不看书的世界

当我走进北京，开始走向中国京剧院的时候，虽然喜色匆匆，不料步伐竟那么沉重。

当时的父母对当时的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当年我中学毕业时，是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包袱，才不能考虑去学新闻的。如今，历史的迷雾已然揭开，我为什么不去从事与国计民生联系更加密切的职业呢？一个年轻人——我当时 37 岁，但在父母眼里依然还是年轻人——为什么不肯“向前看”，而偏偏要“向后看”去搞什么京剧呢？

亲戚们对我倚仗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借助给父母落实政策而调回北京，大多表示出赞赏态度，但同时又对京剧这门职业感到疑虑。它太偏太不“大路”从而也就太“冷”。刚刚粉碎了“四人帮”，整个社会都很“热”，人心都在沸腾，一切都在大干快上，要把让“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可京剧，毕竟是一种慢悠悠的古典艺术，它基本上是演古人，演那些与今人十分隔阂的事情。为什么有千百种职业可以选择，却一定要从事这一种基本上已经“过时”的谋生手段呢？

在父母和亲戚身后，还有一个深远的文化背景，其中隐隐

传来语重心长的警告：“城北不一定能适应梨园，那里边的人是不看书的。让城北想想小时的憧憬吧——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也由衷敬仰那些因看书而能写书的人。如今，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他应该补看的书就无穷无尽，他应该因看书逐渐走上一条学习写书的道路。如果此刻稍一迟疑稍一迷乱，走进那个不看书的世界，那么今后城北的一生，很可能就要和书绝缘。一定转告城北，让他再思啊再想！……”

这，倒是一个让人必须认真对待的警告。

京剧界果真就没有书、也不用看书么？事情果真像警告中说的那么可怕？我还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梨园，所以只能根据有限的阅历进行揣测。

梨园中究竟有什么呢？梨园的魅力究竟何在？首先“跳”出来的结论就是：魅力在于有梅兰芳，有马连良，有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优秀伶人。那么不妨再问：伶人是看书的么？我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没进入后台看过他们扮戏，更没进入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只能“想当然”地回答：“他们不会从不看书，但他们成名的主要原因，却绝对不是看书。”

梅兰芳、马连良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显然，他们是从幼年开始，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练”出来的，是从成年之后在舞台上一点一滴“演”出来的。

母亲在解放初期访问过北京西城护国寺梅兰芳的家。宽敞、豪华的客厅中看不到书，梅在客厅中间和坐在四面八方的客人们周旋，他每个动作都是那么美，他那样从容不迫，那么落落大方。他那么有修养和有文化，然而却不是通过看书得到的。

母亲讲，在客厅旁边是梅的书房，其中有书，但梅能够安

心看书的时间极少。几案上有文房四宝，梅有时用之写信作画，更多的时候是秘书许姬传代笔。需要梅操心的事情太多，他很少有能够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属于自己的空间太少，即使有，也多不是书房。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少，即使有，也多不是通过笔墨向社会表达感情。从这一点看，他是一个远不如传统知识分子那么自由的人。社会总是急着让他付出，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读书中进行吸纳。即使读书，也多是梨园圈子里的古书旧书。他曾经为了昆曲《游园惊梦》中的一个字儿的读音，遍查古书又去信上海向俞振飞请教。人们听说了，也觉得梅先生挺认真，并觉得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梅先生。试想：梅有可能在自己摆满花梨木家具的书房当中，用兰花指拿起《雷锋日记》阅读么？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同行和戏迷是否反倒觉得滑稽了？

梨园就是梨园。梨园是古老和独特的，它有自己的行进轨迹和方式，惯性很大。外人很难干预它和改造它。昔日，我是坐在剧场里，欣赏伶人“外在”的演出。我迷恋、憧憬于他们的技艺，我崇拜他们的“外在”。可是，如今我马上要走进他们的“内在”了，我能够适应未来的一切么？

幼小的时候，我能就近接触的，是和梅兰芳、马连良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些人，是那些通过看书进而写书的文化人。

比如老舍。在建国初期一次作家协会的新年团拜会上，10来岁的我，坐在距离他二三尺的地方看他“表演”——听他给与会的作协会员讲笑话。他双手拄着那根拐棍，身子前倾，于是拐棍成为他的第三只脚。“从前，有一个爷们儿要请客人来自己家吃饭。可他的媳妇儿特懒，没做菜，只烙了几张饼。饼——（用手比划）直径有二尺，每人就一张。当这样的饼端上桌子，这爷们儿见了连声感叹：‘天啊，天啊——’爷们儿感